

那头叫八戒的猪

□董小飞

八戒是一头猪，养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。听起来不太体面是吧，所以至今为止都没人知道我曾做过猪倌。

你可我为什么会做猪倌？——都是穷的。13岁那年，我上小学四年级，想着没有正儿八经穿过一件新衣服，怯生生地跟母亲提出，过年想要一件新衣服。也够为难母亲的，在学杂费都是先欠后补的日子里，我要一件新衣服的愿望确实有点强人所难。没想到母亲很痛快地答应了，说你要是能自己喂养大一头小猪的话，等过年就能穿新衣服。八戒就这样来到了我的身边。

它刚来时大概二十来斤的样子，像一团粉红的云朵，蜷缩在小竹框里，紧张地勾着尾巴。当时央视正热播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，于是给它取了个八戒的名，想着我揪着它的耳朵拖着走的时候好歹有了个叫得响的名字。

我养它的时候正是春天。我所在的那个山脚下的村庄，隔着一条小河就是大片的农田，油菜花开得正好，黄灿灿油亮亮。我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，书包一丢，顾不上做作业就挎上竹篮钻进油菜地。阳光下，明晃晃的油菜花像波浪一样，一波一波地随我推着前行。垄沟里的青草肥美鲜嫩，长得葱茏。我抄着镰刀，像个手艺精湛的剃头匠一样，把杂草剃得干干净净。跟我一起忙碌的，还有嘤嘤嗡嗡的小蜜蜂。

八戒真是头聪明的猪，我到现在都这么认为。记得刚来那几天，它对我投喂的食物总是抱有戒备之心，开吃前总会先嗅几下才下嘴。吃了几顿，总算放心。后来，远远地就能分辨出我的脚步声，不待靠近，就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声音跟我打招呼，听起来非常兴奋。它的大鼻子，总是在我靠近那半截木门时就早早地抬起，非得要顶一下我手里的“饭盆”才行，似乎不这样不足以表达它对我的谢意似的。

为了早日得到新衣服，星期

天我不再睡懒觉，总是早早起来喂八戒吃了米糠汤，然后去拔草，回来再喂它。下午再去拔两次草。一篮是它的下午点心，另一篮存在我的小脚叔婆家，拜托她第二天上午帮我投喂，作为八戒的上午点心。我魔怔般地勤快，常常惹得我小脚叔婆咧着漏风的嘴巴发出这样的感慨：一天喂五顿啊，这猪的待遇，都赶上坐月子了。

大多数时候呢，我还是能忠实于我的猪倌职业的。但毕竟是玩兴正浓的年龄，猪自然免不了偶尔挨饿。记得有一次，为了节约时间去玩，我放学后背着书包直接钻进油菜田，拔了一堆草双手抱着走到村口长条石凳旁，草一放，课本一摊，人躺在上面就把作业给做了。第二天上语文课时，老师打开作业本问同学们，这字写得好吗？同学们齐声说，不好。老师移到我眼前，问我，哪里不好？我说像喝醉了酒的猪在跳舞（我曾喂八戒吃过酒精）。她说，就是你写的，回家罚抄五十遍。我一脸沮丧地回家埋头改造我的烂尾工程，直忙到晚上十点多才上床睡觉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村东头的王奶奶找上了门，说八戒拱翻了她的凳子，把筐里的蔬菜啃烂了，我才猛然想起昨天忘记喂猪了。找到它时，它还真是老实，做了坏事也没跑，正趴在凳脚边哼哼唧唧，满足得很。

它之所以如此淡定，跟你说下原因也无妨。为了让它多运动多吃饭，平时无事我会把它从猪圈赶出来，拿着秃头扫帚绕村溜上一圈。这个时候的八戒，真是温顺极了，它总是不紧不慢地走在我身前，碰见村人还哼哼两声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从村东到村西，就没有它不认识的人家，比我们村那个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的主任认识的人都多。也很少有人不认识它。可以说，它与人类是做到了完全自然和谐相处的。说到这，我不得不说一下让它火出圈的那件事了。



AI制图

我家隔壁的隔壁是小鼻涕家，他家养母猪。在八戒两个半月大的时候，他家母猪下的一窝小猪满月了，八个娃里有二个是闺女，粉嫩嫩肉乎乎很是可爱。我们就想着给八戒娶一房媳妇。

娶媳妇得有房子对吧？小鼻涕打开他家后院堆放柴禾的平房，我把八戒赶了进去，小鼻涕也把他家母猪生的“大闺女”，我们给它取名高小姐的，抱了进去。然后我们几个去屋后的山上摘了些白色小花。那花根茎细长，花朵呈喇叭状，尾部黏黏的，至今不知道花名。我们按住高小姐，把白花一根根粘在它的猪毛上。高小姐惊恐万分，不知道它要做新娘了，一声声哀嚎着。旁边的八戒一脸戒备地趴在角落，一点都不知道我们是在为它的婚事操劳，还时不时声援一下高小姐——它还真的只是“声援”，屁股都没挪一下。直到我们把几条红领巾串成的大红花戴上它的脖子时，它终于也嚎叫起来，紧张得大小便同时失禁。

这里得夸一下小鼻涕了，他可真是个讲究人，利索地收拾干净后，充当起了两头猪的主婚人，站上柴垛叫着一拜天地，我们就揪着猪耳朵配合他；二拜高堂时，我就跟他一起站上了柴垛；夫妻对拜后，柴房外及时响起一串快板声，“竹板一打乐呵呵，亲朋好友听我说：东家是个小康户，人缘好来光景富。全家和睦喜盈盈，财源滚滚数不清。逢吉日，到良辰，高搭彩棚迎新人。”阵阵哄笑传来！不知什么时候，柴房外围了一大圈人，惹得不明原因的过路乞丐都来凑热闹了。我至今都觉得亏欠了他一顿喜酒。

猪四个月时，我开始盘算我新衣服的样子。我跟母亲说，我想要一件铜盆领衣服，领子的角落开一个扣眼，另一边钉上扣子，天冷时把扣眼扣上，大圆领就成了大围脖。门襟要钉双排铜纽扣的。猪六个月时，我确定了颜色，我说我想要宝蓝色的。平时都是母亲说了算，说小姑娘穿红色好看，好不容易自己挣的衣服，好歹也得自己做一回主。猪八个月时，我决定我的新裤子要开前门

襟，不要松紧腰围。这一条，母亲颇犹豫了一阵，但她终于还是答应了我。我开始想象穿上新衣服时的样子：蓝天白云下，金黄的油菜花盛开，穿着宝蓝色衣裤的我奔跑着，风掀起衣角，像旗帜一样地猎猎作响。真美啊！

冬天到来的时候，八戒已是膘肥体壮，脖子布满褶皱。我再也遛不动它了。做惯了村溜子的八戒，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呆在那个简陋的猪圈里？！于是，它开始频繁越狱，不是把晒着衣服的三脚架拱翻就是过桥去农田里啃蔬菜，惹得上门告状的村人不断。用我母亲的话说，我们家几个孩子加起来闯的祸都没这头猪多。我预感到它活不长了。

农历新年前的一个傍晚，我放学回家。看到村口的空地上支起了二条长凳，旁边大锅里开水翻滚。父亲和几个邻居抬着八戒出来，按腿的按腿，揪耳朵的揪耳朵，抓尾巴的抓尾巴，八戒拼命挣扎，嗷嗷狂叫。我心有不忍，虽然它是我的新衣服，但它也是我的玩伴啊！虽然在此之前我是多么渴望赶紧把它喂肥了换新衣服穿啊。没等我离开，只见年轻屠夫一刀捅进脖子……好像偏了，再补一刀，还是没多少血。屠夫急了，转身在翻滚的开水锅里舀起一瓢开水泼到八戒身上，帮忙的村人大惊，赶紧松手躲避，八戒狂叫着翻身下了凳子，疯了似地奔跑，血水冒着热气像断了线的珠子沿路撒落……

出了村，过了桥，拐进农田——就是春天的时候，我天天放学给它拔草的那块油菜地。嚎叫声惊扰了正在菜地割菜的86岁的陈阿婆，她慌了心神，丢掉菜篮上了田埂想逃走，而八戒正沿着田埂狂奔。围追的村民惊慌失措，一边追赶一边七嘴八舌地各自叫喊。我看不清他们在叫什么，因为我也在叫：八戒停下，八戒停下……可是喉咙像被卡住了似的发不出声音。我茫然地看着发狂的八戒，看着摇摇晃晃的陈阿婆，看着她的宝蓝色衣服在田埂上摇来晃去，摇来晃去，像一股被风惊扰的炊烟……终于，轰然倒地！与此同时，力竭的八戒前腿发软，倒在了陈阿婆的身边。



AI制图